

“寒门”与“龙门”

□赵杰

高考落幕,考生和家长翘首盼佳。千百年以来,多少“寒门”学子埋头苦读,企盼“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于是,演绎出多少金榜题名的佳话和范进中举的凄凉故事……

时过境迁,科举制度早已终结。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与几位“寒门”考生家长相遇,谈得最多的话题依然是“跳龙门”。大家不约而同谈到出身“寒门”的香港新特首梁振英。

从底层起步打拼,最终获得成功,这是香港新特首梁振英的成长之路。

梁振英说,从小,父亲就要他们兄妹走路上学。连一毛钱的电车都不能坐,中学也不敢在学校吃一块五的午

饭,而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吃饭,每天来回要走四趟,而真正吃饭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为了贴补家用,父母去附近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梁振英和姐姐、妹妹三兄妹都参与帮忙。父亲是警察,退休时按规定必须搬出警察宿舍,母亲带领全家人做塑胶花,小小年纪的梁振英每天负责买菜和送货,相当辛苦,全家人共同努力挣足了买房子的钱,这件事对梁影响深远。

生活之路在他面前并非阳光普照,风调雨顺,而他回敬的是一曲苦斗之歌——默默坚守,默默苦斗。他告诉我们,家庭条件的艰难困苦,挡不住

求进者的步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吃苦成才不正是明星或政坛人物的专利,“寒门”百姓也都有各自吃苦的成才之路。

“寒门”子弟犹如贫瘠土地上的小草,没有四季如春的暖棚遮挡风雨,没有美妙的音乐在身边伴奏,小草经历风吹雨打,日夜吮吸着大地赠予的阳光雨露,把根深深地扎入土中,又从泥土中挺起身子,长出生命的绿叶……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如今,这一信条正受到挑战与质疑。刻苦再刻苦,失了教育资源之“水”的鲤鱼,即使拼了命也很难“跳龙门”。许多“寒门”子弟尤其是

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更有甚者跳了“龙门”又回“农门”。显然,尽快改变以城市为中心分配资源的现状,加快教育改革步伐,向上流通渠道才能畅通,“寒门”学子才能“跃龙门”。

诚然,“跳龙门”绝非直奔荣华富贵。说到底,“龙门”其实只是“希望”的代名词。一旦跳过“龙门”,还得有新的向往、新的追求。只有发奋攻读,保持“寒门”本色,才不会折断前进的槁桅。1974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3年多时间里,他靠半工半读攒积费用维持学习生活。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钱,他每天上学放学走十多公

里。1977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放弃了英国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职位,毅然返港,原因很简单,“觉得父母年老了,应该多陪伴他们。”去年梁振英手提一个用了40年已经掉皮掉色的皮包出席论坛,今年他露面还提着那个旧皮包。看看当今街上流行的动辄千元万元的时髦包,让人感慨良多。

人生的“龙门”如跨栏,一个接着一个,无论出身贫富,都该有一颗吃苦的心;贫穷者不以“贫”为苦,富贵者不以“富”为荣。只有坚持奋斗不断超越自己,跨越一个个“龙门”,才能迎来云蒸霞蔚的人生未来。

风信子

□凌雪晨

几片长长的,如利刀般的叶子,下面是像蒜一样的根,底下是细细的根须。“蒜根”的上面,支起两根翠绿而淡黄的茎,每个茎上都有几十朵半粉半紫的花,花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火炬的样子。这就是灿烂盛开的风信子。

记得去年春刚买回来时,它只有一根茎,茎上已有半开的花,一半是绿,一半是紫。花下只有几片不长、嫩绿色的娇嫩的叶片,加上上面挺直的茎和花,颇似一位在风中亭亭玉立的仙女。那时我就喜欢上了它。

出于那份喜欢,我每隔几天就给它浇点有营养的水,迫不及待地想让它快快长大。

半个月后,风信子长出了一个新花苞,也是半开的,一半是绿,一半是紫。没过几天,2个茎上的花都开得很灿烂。这使我有了一丝成就感。

一个阴天,我如往常一样去浇水,却发现风信子一根茎上的花开始谢了。此后十几天,天一直是阴的,花一点点地凋,叶一天天地枯,只剩下那光秃秃的“蒜根”一没错,就像个大蒜头。渐渐地,我忘了它。它也扔放到了阳台上那个靠窗的角落。

一周过去了,我没想起她;一月过去了,我没想起她。久居水泥森林的我心已漠然。直到那一天……

对,就在那一天,爸爸告诉我风信子发芽了。我欣喜若狂地跑到阳台。是的,它发芽了,大半年,它没有因为无人照料而绝望,没有因为地处偏僻而自卑。它默默地聚集着营养,只等春天的到来。

看着风信子那嫩绿的、不长的叶子,我想,它那灿烂盛开的时刻,还会远吗。



层峦叠嶂莫千山 蒙蒙/摄

萋萋萱草

□黄顺福

去年,朋友寄来一小袋种子,我随手撒在花盆中。

今年春,盆中嫩芽初露,四月至今株杆六七棵,花开二三朵,“此花无日不春风”,此谢彼开,萋萋翠叶,灼灼候花,纤纤柔枝,“若丹霞照青天,若芙蓉鉴绿泉”(夏侯湛赋),给斗室平添许多情趣。

每当远离城市生活的喧嚣纷扰,远离物欲横流的浮嚣的大千世界,执清茶一盏,宁静平实地坐在斗室沉思冥想,心灵便会渐渐被这称作萱草的花朵所震撼。

人们对萱草的索取可说是无餍的。当花尚在含苞时,就被人摘下,

鲜嫩鲜嫩的,蒸后晒干(是否生命在煎熬啊!),制成金针菜,“干而为菹,荤素宜之,与病无忌”(《遵生八笺》)。繁花怒放,供人赏玩外,“洗净用汤焯(如同花受酷刑啊!),拌料可食,入炖素品如豆腐之类,极佳”(《遵生八笺》)。

萱草嫩苗可食,嫩叶可食,块根可食,简直无一不可食。“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故名忘忧”(《延寿书》)。嫩叶作蔬,“其色青翠,不变如生,且又脆嫩不烂”(《遵生八笺》)。纺锤状块根则具有清肝解毒,利水通淋的功效,是一味绝妙中药。

萱草在饕餮之徒面前粉身碎骨,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全部。她自身又留

下什么?我想,如果萱草的外形是躯壳,那么她内在的东西就是灵魂,她的灵魂留下了。白居易说:“杜康能解闷,萱草能忘忧。”这只是萱草折射的第一缕光芒。苏东坡的赞扬要深刻得多:“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王十朋更是拜倒在萱草花下:“有客看萱草,终身悔远游,向人空自绿,无腹解忘忧。”萱草没有舍身取义的高洁品性,怎么引得诗人立志与之终生相伴。

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当灵魂离开躯壳时,我们是否也给人留下点什么?



情之所钟

河畔遐想

小河畔
垂柳拉开翠绿的窗帘
几只麻雀
在柳枝上荡秋千
春光似舞台灯光
麻雀啊
你可知道
你的先辈
曾遭围剿
颠沛流离
羽毛
飘散在树杈河畔
如今,它们在天堂
笑看后代洒脱
也会张开欢笑的翅膀

儿时的端午

□陈思浩

母亲还会在锅中放进几个鸡蛋。

一觉醒来时,端午之晨。母亲已早早地从菜场买回了一把艾草蒲插在门框上,说什么艾草可驱邪,昌蒲似剑可辟邪。第一个仪式是父亲蘸着雄黄酒(浸泡有雄黄的白酒)在我们姐弟的前额上写个“王”字,接着是吃两口有些苦涩的雄黄酒,感觉是像吃苦苦的中药。随后母亲又拿雄黄酒给咱俩擦肚脐眼,如此这般以后,据说,这年夏天的肠胃不会生病。尔后,母亲还给我们每人戴上一个手绣的香荷包,包下还有一个彩色的网线袋,正好装着一个煮蛋,像吊着一个小宫灯,挺漂亮的。这些仪式完成后,才算进入端午的正餐,吃粽子。

我从小就对肉粽情有独钟。肉香、糯米香、芦苇叶的香味混在一起,

尤其是粽子里的五花肉,经过煮蒸后,油脂已被糯米吸收,肥而不腻,因为香美,吃的时候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等到了下肚,才开始舔着唇齿间的余香回味无穷。

“五月五,是端午。吃肉粽,挂昌蒲……”吃好粽子,我便背上小书包,欢快地念着儿歌上学堂了。

下午放学后,母亲用蒲草和艾草煮过的热水给我姐弟俩挨个儿洗澡。据说其作用一是强身健体,二是防止蚊虫叮咬。是否有效,自然不必多言。

儿时的记忆,真的久远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也并不单一为了纪念屈原。著名学者闻一多就认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一个崇拜龙图腾的民族举行祭祀的节日。每逢五月初五日,他们

将米裹在树叶里将各类食物装在竹筒中扔进水中献给蛟龙。然后还在惊天动地的鼓声中划着划成龙形的独木舟作竞赛,以博取蛟龙的欢心,从而祈盼风调雨顺。

而今,粽子已成了中国式的快餐,那些颜色翠绿、清香四溢的粽子在超市里随处可见,有枣泥的、蛋黄的、豆沙的……琳琅满目,想吃什么馅就有什么馅。这并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延续和丰富。只是到了端午这一天,才象征性地吃粽子,而且大多是我们这些对端午怀旧之辈。而孩子们对粽子已不感兴趣,更不要说让他们去上演我们儿时的端午仪式。“肯德基”、“麦当劳”似乎正在取代有关屈原、昌蒲、龙舟的记忆。每每看到这些,真有“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的惆怅。



岁月留影



书海墨香

由爱生嗔,由爱生恨,由爱生痴,由爱生念。从别后,嗔恨痴念,皆化为寸寸相思。不知你此时,可还怨我恨我?恼我怒我?紫藤架下,月冷风清处,笔墨纸砚间,若曦心中没有皇帝,没有四阿哥,只有拿去我魂魄的胤禛一人!相思相望不相亲,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红笺向壁字模糊,曲阑深处重相见,日日盼君至。

——桐华《步步惊心》

